兩朝綱目備要

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九

寧宗

開禧二年丙寅春正月雪

再給軍士雪寒錢發米賑濟貧民

乙未增大學內舍員

為百二十人

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户房置國用司而已侂胄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歲賬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遭掊取之害侂胄誅亦廢

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案侂胄傳薛叔似吳曦程松鄧友龍之命徐邦憲之罷俱在四

年開禧僅三年而改嘉定蓋傳誤也本紀與此同

以吏部侍郎為湖北京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韓侂胄以省吏二人屬之鄧友龍又屬臺吏一人叔似皆以為本司點檢文字兼準備差使待之如僚屬及德安圍急守臣李師尹來求援而叔似帳前已無兵可遣不知所出會立春節諸僚共過總領官項某計事而鄂之營妓方迎春以來其前馬者有宣撫司親軍衣號在馬人言籍籍曰德安危在旦夕盡輟是以

解圍乎幹辦公事朱不棄聞之即檄州按其事乃知
皆三胥所遣也因白叔似送州獄鞫治項聞其至拂
榻待之項時兼知鄂州俾録事參軍往伴治具如大
賓客之儀詰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
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未幾二宣撫皆罷不棄
亦坐罪免良可憐也不棄眉山人父時敏仕至太常
少卿不棄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
棄以客從文州羌掠省地郭杲與寧不叶多調兵以

往期以轉輸困之久而乏糧郡欲增其直寧靳不予不棄馳至問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曰每石五千𦚾乘四百不棄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乎曰有之不棄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爭來求售而𦚾乘亦減半事遂集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舊以武臣莅之多所亡失乃詔更用文臣不棄在選中叔似為國用司參計官方被旨鉤稽四總領所上計賬文山積患之不棄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觀之

撮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按此條文義未足似有闕文

己酉雷雨雹

辛亥禁毀錢為銅

詔坑户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其家著為令

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

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蠻也與碉門寨纔隔一水

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蘆里者

本隷榮經縣之侯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碉門而蕃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輻輳焉乾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碉門制置使晁調成都眉邛三郡禁兵三千往討之壬戌深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又調漢兵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亨親往多功地名在雅州西四十里距碉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亨止之宣撫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罷守臣程敦古而遣通判邛

州陳瀞持榜至硐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蕃人聽命

自是指胡蘆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為蕃人有矣景

孚開封人敦古眉山人瀞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

須蕃人楊出耶者復因沙平以叛土丁殺其徒二人

二月壬申出耶遂犯木頭寮今永寧隘在硐門寨東北二十里焚掠

至始陽鎮鎮在硐門東二十里郡以所殺骨價償之蕃人乃去

紹熙五年九嶺蕃人又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土丁

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蕃人糧

盡乃就降有髙吟師髙阿保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為長雄阿保嘗賂制置司幹辦公事黄大全求蕃官名目大全白簽廳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年瑞慶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銅鑄金飾孔雀獻於
朝援例求蕃官名目守臣蘇肅之懼其邀索不已勞而却之吟師忿怒乃糾前後費楊二族蕃人攻盧山後峽殺戍兵擒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也二月戊午又焚前峽三月甲午進犯碉門知寨曹琦斷其橋蕃人

不得歸大肆侵掠制置司委盧操權知寨調邛漢彭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丁丑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既而作檄諭降其詞俚拙吟師得之笑擲於地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鎮蠻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蕃人怒己未攻禁門又掠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屈彥言於知寨操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

操曰上司止令防遏耳安得生事己未師夔見事急
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翌日賊焚碉門官軍失利義
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午提刑劉崇之督夫乃自
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
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肅之同知州張師夔而
以通判遂寧府馮愉權州事命本州推官李爽於碉
門菜婆溪創築新寨又命宣撫司準備差遣王好謙
興元後軍統領王鉞往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

者巳六千人土丁及兩寨巡檢之兵亦不下千人盡駐尼陽隘在硐門之東五里而節制居始陽鎮去硐門二十里庚子王鉞自始陽耀兵入硐門蕃人乞還所掠鉞以甘言誘之蕃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説之吟師乃出鉞即揮文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凡六十三人皆酋首也按高吟師出降事又互見本年六月綱内

二月癸丑夜壽慈宮災

前殿火逮曉始熄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内甲寅詔

壽慈宮遺火由朕凉德以至回祿為災上驚慈闈可
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過內
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
允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
色並般挈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丙辰正侍大
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回等三人各降二
官以遺火自劾也戊午太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
火一行人並免根究日下疎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

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柟奏內使王淳等三人各降
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
資己未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
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
久雨
丁巳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疏決繫囚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蜀馬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
屬馬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丙為宣
撫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将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
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韙之　四川討司舊
屬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久秦檜惡其專始命趙
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吴
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意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
且許按劾於是討司拱手及安丙為宣撫薦陳咸為

總賦陳咸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兌引事稍有違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釜代咸總計先請於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忤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釜湖廣總領　四月以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

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囚如五月之制

己亥幸聚景園

從太皇太后遊幸

乙巳錢象祖罷

責其懷姦避事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乙酉徐邦憲罷

自知處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

枘劾罷之
己未雅州蠻焚碉門寨
詳見今年正月
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
以兵部尚書充湖北京西宣撫使
鄧友龍宣撫兩淮
以御史中丞充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

禮官改謚從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大臣多得美謚若蔡京鄭（原本缺　案宋史鄭居中徽宗時人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與蔡京同時當即此人也）皆謚文正何㮚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京已追貶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臣為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勳烈冠古令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

事既行衛涇諸人在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胄死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止言其主和一事而不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逢迎用兵之言也按此條所紀皆開禧二年事而目內又有開禧初云云蓋雜引他書未及刊削耳

乙巳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案侂胄傳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亦在四年與此異

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

統兼

丁丑吳曦納款於金

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

復泗州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五月又復虹縣江州統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案陳孝慶原作孝廣今從後文改正泗虹新息褒信之復侂冑傳俱在四年

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抦薨

贈太保追封沂王謚靖惠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
早慧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劑藥必
先以方書取吉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
均宗室希瞿子也立為沂王後嘉定初賜名補右監
門衛将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傅擇卿監館職
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近屬甚恩前代所
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
名摺補右千牛衛将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

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吏
令名
癸未禁邉防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王大節潰軍于蔡州
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攻蔡州不克官軍大潰
是日御筆詔北伐案侂冑傳降詔趣兵及皇甫斌秦佺輔郭倬李汝翼王大節李爽郭倪敗鄧友龍蘇師旦之罷卯宻之督視江淮吳曦之兵之渡淮暨退師督府之議和皆在四年侂冑財亦在四年俱誤惟本紀與此同
丙子
有論宜乘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
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内批金人世讐久稽報復爰
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内翼日乃下北
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盖世功名以
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
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
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
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過闕入見言敵

國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爲倉猝可以應變
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施宿
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議遣知院許及
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能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
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費士寅心知
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
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
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宜乘

機以定中原者佗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金人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布薩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鐵鎗）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佗胄兼領平章事臺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佗胄除

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與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為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睪罷戶部尚書以其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刺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案叔似宣諭之命在乙巳先命戶

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誼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己酉（案前三月己酉係徐邦憲此作徐誼誤）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詔三衙

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求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四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冑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

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惟茲
仇敵猶託要盟賅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
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衣冠遺黎虐視均於草芥骨肉
同姓吞噬劘於豺狼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
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文牒屢形於
恐脅自處大國如臨小邦迹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
態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
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

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況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將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聞鼓旗之電舉想怒氣之飈馳噫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刷耻卒報百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夙宵是悼涕泗無從將勉輯於大勲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厲孰

于之勇式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舊業之再光肅宗永世宏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　侂胄將舉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鴻父漸鴻父亦辭遂止　李大異為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胄除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兄大性皆嘗為户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為

刑工部架閣文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踰年遷將作監
主簿又踰年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為夔路轉
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遂歷清顯以至
侍從為諫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俛冐
死朝廷以其論議不變遷雜學士以旌之方是時大
性在福唐同日除雜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為寵初
大異之為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愀然
曰今之臺諫州縣五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

當杖即持梃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為之一喙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皇甫斌敗于唐州

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

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

是日簡荊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

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六月壬子竄王大節
以蔡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尋改送封州安置
癸丑李奭敗于壽州
奭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
甲辰鄧友龍罷案本紀友龍之罷在甲寅
尋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
命邱崈宣撫兩淮
遷刑部尚書代友龍也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
官軍敎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復襃信縣
是日貶郭倬等官
倬與李汝翼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
三官斌尋又奪五官南安軍安置
甲子李奕罷

州安置
丁卯曲赦泗州
降雜犯死罪囚餘皆除之蠲其租稅三年
是日復壽春府
建康副都統田琳復之
戊辰雅州蠻復寇邊
官軍既殺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蕃界會
有為石棚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督捕

司簽廳任處厚時在硐門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
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晩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首
領焚其無疑崇之末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
歸王鉞亦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平聞官軍已還
匆遽而出既而蕃人掩官軍不備詐携牲醪云來奠
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人之屯者皆死其出奔
者多爲所殺文龍州膽勇將茍顯忠聞變率所部拒
之蕃人稍却既而援兵無至者其軍殲焉興元府後

軍準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官軍共失千餘人後軍正將陳堯輔赴節制司白事還至尼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及而死王好謙王鉞皆走退屯多功去始陽二十里又蕃人進據大城山距始陽不數里盧山邊民亦皆驚遁鉞遂入雅州又歸興州以綿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蕃人晝夜焚掠自碉門而東凡四十里靡有孑遺好謙命西兵將屈彥招集土丁屯始陽令碉門土居進士李午山鳴鳳往沙平

招諭又遣人約嵓蕃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兵馬
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節制癸酉離成
都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蕃酋髙奴嵬等聽許

戊寅蘇師旦罷

以韓侂胄奏劾與在外宮觀尋又奪三官衢州居住
仍籍其家又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
為犒軍費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欲去
之李壁時在翰林一夕侂胄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

諸小姬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壁微言其過佹胄甚然之壁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佹胄納其言請壁代己草奏壁請撤局席索水沃面諸姬以紙筆進壁抒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壁坐玉堂遣人伺其事或報平章奏事畢隨駕入內矣壁聞之且驚且喜少頃批出師旦與在外宮觀

是月兩淮宣撫邱崈至揚州

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

僅得四萬宗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

金人封吳曦為蜀王案曦傳在十二月益曦受金詔印實十二月丙寅也賜以金印

秋七月取和尚原

梁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之九月壬午復為金所取

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未幾楊輔遣韓侂冑書言蜀兵驕糧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

未為失計

詔舉才

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

舉人才二三人

壬午雅州蠻出降

先是蕃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打話後數日奴

嵬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於禁門之外全命其子

公炎以素隊與權知碉門寨魏大受往受其降乃復

互市如故其後好謙鉞皆以次受賞焉好謙開封人故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邊關之戍凡二百六十餘皆飛山與州禁兵也（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州兵）乾道九年青羌之變制置司益戍榮經者二百五十人（崇慶府漢綿彭州禁兵）至是又益六百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十四人義勇一百人）通舊為一千一百三十有九雅陋邦也歲輸朝廷暨諸司者其直猶為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斤其內郡支移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

綿一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隸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以二千石贍榮經之戍而移邛州米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六百餘石督菜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輔又為蠲減員錢之隸帥司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

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

韓侂胄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乏之賢之

嘆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沉毅有謀然失之把持鄧
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
益季章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為弱也及用兵首命
鄧薛宣威兵敗季章乃秉政　李璧參知政事以劉
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擢守貳
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慥隆慶倅何德固瀘倅張
釣而黙子謨釣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申之青
神宰湯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久中眉州學官張

柙李道傳亦與馬而㸃中之久中二人得旨皆召案李壁所薦十二人尚闕三人名本傳不載未行侂胄貶壁亦謫中之病逝死三人皆不敢前制帥楊輔再請於朝然後促召時慥以衛涇薦道傳以輔薦亦有召察之命洪後為黃疇若所薦不得召董居誼入蜀將上柙之節守於朝乞召察德固歴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壁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丁卯誅郭倬

於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强勇軍
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
先是七月辛巳詔復紹興邊郡賞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

内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為將帥者二人

辛酉罷瑞慶節宴

以將帥暴露故

丙子金人渡淮

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郭杲援兩淮

命杲領兵駐真州杲時為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巳金人破棗陽軍

有北來韓元靚者案宋元通鑑作韓元靖至真州微露和意自
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邱宗遣人護送北還令問
端的丙申元靚人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宗以聞於
朝
甲申命邱宗督視江淮軍馬
除簽書樞密院事　開禧用兵鄧友龍薛叔似以宣
撫使抵罪乃外除邱宗簽樞督視軍馬宗與侂胄不
咸再閱月而免張巖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祠去數

月吴曦反復命李壁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

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金攻神馬坡

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統制呂渭

孫欲圖友諒友諒格殺之

乙酉趙淳焚樊城

戊子金人圍盧州

副都統制田琳拒退之後八日圍解

癸巳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以金人渡淮故也　乙未避殿減膳
乙未金遊騎渡漢
陳謙宣撫京湖
自湖廣總領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丙申韓侂胄獻家財
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
丁酉金攻舊岷州

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

戊戌圍和州

守將周虎拒之

陷信陽軍

辛丑圍襄陽府

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金圍皂郊

不下移屯天水縣

壬寅陷隨州

守臣遁隨州人具香花迎拜金斂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

一百萬緡

詔諸路招填禁軍

以待調遣

甲辰金人克真州

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

舟以濟又廩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没

於金矣
乙巳陷西和州
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
金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　是日金兵二萬
人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
庚戌陷成州
守臣辛櫍之遁去三月丁酉金人始去　是晚吳曦

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

案本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又退歸魚關皆在十二月巳前隘西和州時癸丑即乙巳之後八日也

甲寅攻六合縣

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於胥浦橋官軍大敗

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督府議和不克

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金軍大畧

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

文等還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冑無意於用兵
則師旦等豈敢專擅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專進止
豈敢冒罪中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刷還淮北流移人
及今年歲幣始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
遣從政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壁假工部員外郎與
國信所掌儀葛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
交兵郭倪喪敗而第三書適犯金廟諱金遂以用兵
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

丁巳金人陷大散關案吳曦傳大散關之陷亦在十二月前
都統制毋思不知所在明日思以單騎至興元程松
黜之以總管孫忠銳權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于花泉
友諒走江陵
丁卯金人攻七方關
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
戊辰吳曦還興州

前二日金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於置口曦遂自置口歸興州<sup></sup>

前二日金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於置口曦遂自置口歸興州案置口曦傳作置口

金自淮南退師

淮南金騎漸退濠州尚為所據使一統軍守之

己巳竄郭倪

以邱宗奏劾罷倪招撫使尋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

宣撫使副

吴玠宣撫京湖

玠以荊湖北路安撫使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

陵府

復兩浙圍田

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案吴曦傳在曦還興州之夜

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

有此異

癸酉吳曦稱蜀王

甲戌畢再遇權招撫

以鎮江副都統陞為都統制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時諸將用兵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

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遁

自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還
陳自强送空頭省劄
開禧用兵有士人以積舉得官者舊用館客至是以
其執政薦遥領郭杲殿前沿江策應軍馬司準備差
遣事畢授從事郎其人復懇執政者以防江月日乞
制禄如殿司屬官例執政者以為僥倖太甚却之其
人屢懇不從乃見韓侂胄愛姬四夫人之父約以計
俸千二百緡即事成當分其半姬父許之翌日堂帖

下版曹如所請或以告執政者執政笑曰某備位廟
堂縱事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豈有未經執政官
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畢其人通謁致謝執
政愕然及出則袖省劄而來曰荷相公鈞念已得請
矣益陳自强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胄須用
即填之故一時造命廟堂或不與知此特其細耳此
事不得其歲月姑附於此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

寧宗

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丁丑朔邱崈罷案是年凡侂胄事本傳俱作四年誤以張巖代之初小使既為金人所卻還崈復乞朝廷移書金帳以續前議又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韓侂胄大怒故崈遽罷崈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㺯右副元

帥赫舍哩子寧皆有和意邱宻之罷江淮督視也命
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壁諫侂胄不納壁曰凡舉大
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覷人心之向背邱宻鄉有人
望奈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邱宻耶
因拂衣而起
己夘吳曦下白榜於四路
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為
所逐　後二日曦遣推鋒軍統制禄禧以兵千五百

戌萬州曦僭位二月丁巳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代邱宻也開府維揚

癸未金人陷階州

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所部兵至州金人始去

丁亥皇子圻生

二月己未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

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禖諸陵攢宫太師寧

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癸亥薨追封順王謚曰冲
懐
庚寅遣淮民歸業
詔建康府給裝錢後四日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
民
辛夘楊震仲飲藥死
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吴曦以僞命招之
震仲不屈而死

甲午吳曦僭位於興州下黃榜於四路

以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　戊戌利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削髮於利州之石鐖案咸傳作后鐖

庚子彭輅奔襄陽

先是輅以全州副都統進屯上津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

奪三官

二月戊申雪

楊輔大書開禧年號

輔時為成都府路安撫使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揭之墨牓凡數千計　曦之遺諸貴人書也輔獨深止之曦不悅再與費士寅書畧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為計相公可為問之盖費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

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是時四路行移獨成都
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啟篋成都得
遺曦書槀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壬申金人退
始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
削奪官爵郴州安置
己未吳曦反書聞

程松罷

以四川宣撫遁歸故也

楊輔爲四川制置使

自成都府路安撫除以蠟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自淞江制置除

韓侂胄與吳曦書

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侂胄書云伏自正月

十九日辱調雲二字號鈞翰之後此月旦日嘗附庚牌遞上狀諒以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瞻仰忽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有如先世勳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契丈平日忠誠許國佽胄所深知度必無是理鈞意或以權宜割地與之連和姑為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程樞既凡事背馳已為敷陳與之祠禄矣萬一虗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

可與蜀山同其永久豈不偉歟侂胄平昔荷知愛之厚非他人之比故冐昧言之倘蒙開諾望以首尾曲折來上當即奏聞繼頒茅土之封顯侯寵報侂胄不任至望吳曦誅兩日而侂胄之書始至按吳曦誅在後乙亥日此日因侂胄寄書事而終言之當事之初侂胄已置坤維於度外而撻書奄至都人大喜至今誦之不忘此安觀文之大功所以不可掩也

不雨

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辛未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命有司舉行寛卹之政八條蠲兩淮被兵諸州今年租賦乙亥釋兩浙路杖以下囚三月戊子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

丁夘罷江浙荊湖福建路招軍

甲子董鎮以偽命至成都

鎮鄱陽人曦之客也

戊辰皇子墉生

四月戊申甍追封申王謚曰冲懿

庚午金人去襄陽

乙亥安丙等誅吳曦四川平

先是正月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壬戌楊

巨源至興州見安丙謀之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辛未

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

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安公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安公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安公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于偽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尋以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為參贊軍事

淳熈末安丙為文州曹官有薦于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簽廳時彭人蘇熈之為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旁人無如也挺之館客有李姓者

挺子盱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為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既行矣熈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挺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李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彦逾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熈之既為盱李所憾乃共薦安公代之彦逾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

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為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都因為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它也安公為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為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

安軍匕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緒復遷一
官爲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
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葢居不疑之地操可
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祐宋夫豈偶然哉　武興之
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
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
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恊謀舉事又其次也立
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僞次之李國

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李道傳皆不受逆儔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鄧性善程遇孫宋之源文俱家子欽劉端友劉靖之楊汝明張方家大酉楊修年梁梓詹久中晁子儀錢元儒扈坤載張權鄧諫從袁桂楊咼年李莊程公説避偽去官又其次也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成都帥臣楊輔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書臺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尚

曦及復四川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賜共用金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如張魯李特劉闢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間惟饑民王小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其謀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

是時東人有為元帥者為奉使者擢牧者護漕者詳刑者皆方舟而去而糾合忠義克清大憝挈六十州之地以還天子者又西人也曦既死凢前日東人之任悉西人為之自是井絡清夷四方之士稍稍而至漸復承平之觀矣

三月丁丑誅徐景望

以受偽命入利州逐總領官也

己卯利東帥劉師文帛書至行在

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

辛巳費士寅誅董鎮於廣都

鎮曦之客傳偽命於成都者也時士寅新知潼川府

未上鎮至廣都為士寅所殺鎮有遺曦書言楊侍郎

未肯通情蓋指楊輔云

丙戌賜安丙帛書

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

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

丁亥趙彥呐誅禄禧於夔州

禧曦之將也避曦嫌名更名祁引兵入夔州為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呐所殺

己丑瀘帥李君亮遣間使至行在

就賜費士寅帛書令叶心經理

癸巳復西和州

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之

丙申命吳獵兼總西事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

朝廷大喜　四月丁卯曦函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

驗戊辰獻於廟社梟三日先是露布既聞詔侍從兩

省臺諫集議吳曦刑名命四川宣撫司籍曦產尋詔

吳曦妻子論死外其男年十五以下送二廣州軍編

管吳璘子孫移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尋詔存吳璘

廟祀追奪曦父吳挺官爵

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

除端明殿學士

楊輔為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許奕為四川宣諭使

以起居舍人充

竄程松

落資政大學士奪六官筠州居住尋責授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復鳳州

忠義統領張翼復之
辛丑曲赦四川
降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乙巳復黃牛堡
忠義人劉信復之
夏四月戊申吳獵兼四川宣諭使
自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命　命四川宣撫司察守節
官吏及從偽者具以名聞吳獵德夫之為四川宣諭

也時偽命者尚在州縣而士大夫往往持脅從罔治之說務爲闒冗僉謂德夫素有聲且舊從張敬夫游於義利善惡之間講之熟矣是宜翕然以旌别淑慝望之李道傳時在益昌德夫語之曰獵欲捐此曹闒昧之過隱而弗章俾之悔悟因而釋之令但以揚善爲先則此曹當愧死矣始德夫及夔門而有制帥之命旋又中格遲留沔州樂飲旬日遂如漢中先以輜重浮嘉陵而下至望雲舟敗凡通犀美玉粟金盃斚

之屬往往飄没焉漢中留餘月復還益昌葢侂胄許
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往湖外挈其孥而遲留以俟命
耳宣諭月俸如宣撫德夫以丁夘夏初入峽戊辰春
末還夔州首尾一年自德夫至賔客吏士共費大軍
庫錢近二十萬緡而諸司聘幣不在其數於是陳和
甫劾從僞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副宣撫司奏駁
之事下德夫覈實初德夫為湖南筦庫宋若水子淵
郎中提點刑獄率諸司共以 京秩薦之子淵之子龍

游令之源時權宣司準備差遣馳至益昌營救其事德夫謂之源吾當檄君往諸州究實君其為諸人道地事可無它之源曰之源但能導達此意於公若受檄而行即當以實告耳德夫罔措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弼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為劉文潛司業幕客又受丞相趙温叔雄所知文潛死於謫籍常欲厚報之會温叔之子昱除知廣安軍久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子堅通

判漢州遇寒疾數日卒德夫欲率宣制二司為奏言昱曁以逆曦僭叛憂憤至死乞褒贈之源持不可德夫笑曰君迂濶乃爾不藉是何以報二先生之恩耶楊輔嗣勲得書亦不從德夫乃與宣撫司同奏追復文潛集撰職名謚温叔曰文定德夫留益昌久之不得命會朝旨召德夫還至夔門居數月侂冑誅死錢象祖伯同為相力薦嗣勲可大用遂名入卒以德夫代之按韓侂冑誅死及吳獵代楊輔帥蜀皆是年十一月以後事此葢因叙吳獵事蹟而終言之

德夫始上淑慝之章其所薦以劉光祖舍人為首青
城山道人安世通次之又薦郡守至選人五十餘人
凡四川科目之士及執政侍從監司帥臣子弟親朋
莫有遺者章上得旨人數猥多難以行遣令覈實具
奏後卒不行而所慝者脅從餘黨九人已春末朝
廷始下其章首尾凡二年諭司所行止此而已及為
蜀帥辟幕客近三十人皆親舊及要勢所薦之士日
讌飲賓客為樂始嗣勲在蜀歲餘激賞庫所積錢至

七十餘萬德夫盡費之有合州人杜源者為蓬州守
坐上逆曦表為御史中丞所劾竄賀州報至德夫適
受謁即摘前知利州某前知重慶府某語之曰二君
頃在郡得毋例為此乎儻有之幸密以告獵當類奏
可無他慮不爾懼為人所持二客謝無之聞者傳以
為笑德夫有外姻厚載以入蜀成都稅官丹稜史某
征其稅八百緡德夫大怒欲按之史懼而不取德夫
怒未已賔客重為謝乃止有趙綱者為利路漕以婦

死擅歸所居遂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綱擅出境請詰之德夫以綱嘗為宣司所薦不敢問其幕客之輕銳者共逼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再問以宣檄為解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司太甚可止也德夫守蜀歲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子文為制置大使而德夫召去然其為人樂易臨民寬待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旌別淑慝為恨李仲衍為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曰侍郎為南軒門

人今日所行視南軒豈不有愧德夫笑不答仲衎嘗

爲人言德夫事輙曰馬得剛云　嘉定四年七月詔

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叙用　五年四月詔自

今告人從僞者並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癸丑降德音

於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死罪囚釋流以

下湖北京西諸郡仍毋納今年租賦　尋又降德音

於西和階成鳳州

復大散關

四川忠義人攸復　後二十日復爲金人所取

己未方信孺使金

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是日發

行在

庚申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

知江陵府自兵部尚書除

丁夘名楊輔

赴行在奏事侂胄既殛死按侂胄死在仲冬距此時尚七月自內因楊輔劉師文追赴行在為侂胄死後事遂先著於此而不為標明年月蓋此書體例前後錯出往往如是楊公輔劉公師文皆奉詔追楊公力辭劉公先至赤岸草奏言蜀中盜賊羣聚皆有其故軍旅之內物情日益猜阻惟早名安丙一日則有一日之安邊頭諸事權付利東安撫劉甲足得商量循理而行覬首之除章不及上而安公遂除制置大使又六年而後罷焉

吳獵為四川制置使

代楊輔也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為沔州
先是詔吳獵與宣撫司共議分興州都統司軍之半
屯於利州　五月庚子復置沔州副都統制以好義
為之仍分沔州都統司十軍隸兩都統節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
嘉其死節不受偽命也仍官其子一人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

轉資犒賜之數略見二月乙亥誅吳曦下注

戊寅竄受偽命人張仲之等

用四川宣撫司奏特貸命除名編配二廣湖南諸州不雨

己丑禱於天地宗廟社稷

辛卯楊巨源敗於長橋

與金兵戰為所敗案宋元通鑑安丙誣巨源謀亂長橋之役巨源方戰丙密遣彭輅收

送閬州獄未至殺之以自殪聞
此但以自敗為文巨源傳亦然
赦天下
以太皇太后服藥故
太皇太后崩
謚曰成肅權攢於永阜陵后母儀三世正位凡三十
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軍節度使賜玉帶后崩
遺命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緡日十千
焉

戊戌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

召吳獵

唱犒畢赴行在奏事

辛丑李好義敗於秦州案本傳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安丙令但守故疆不得侵越

好義襲秦州敗而還不言好義之敗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己未李好義遇毒死

癸亥林拱辰使金

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金有和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比帥布薩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遺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啟緘卻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於

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

生辰通謝使者拱辰是也案告哀使為富弼生辰使為劉彌正金已遣

迓使來已過泗州矣復郤回之曰皇帝聖吉南使中

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

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隆慈之弟子位至少師節

度使致知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道除

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性字

伯和南昌人嘗為户部侍郎琚與致知時皆已死金

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

先是巨源擅殺孫忠鋭於鳳州案史安丙素惡忠鋭令巨源殺之遂以忠鋭附偽聞於朝蓋以附偽誣忠鋭又以擅殺忠鋭誣巨源也既而有長橋之敗前一日執巨源以屬吏是夜遣將官樊世顯殺於大安之舟中　吳禮部題鄧平仲小傳後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於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

曹士宏者蓋士宏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為丙輩娼忌擠沒令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為言當矣前代記曦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略於巨源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鋭之罪歸之大概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録具載巨源本末并所撰詒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

兵令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年君不記世未必知也余疇昔好聽遺老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備記述者輙不忍棄如俞氏所云皆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年君予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良可慨也案此跋非本書文蓋永樂大典採取附入曦之誅楊李二人功也安丙本曦黨其奏功抑二人而反以曦將王喜居首使王喜酖好義誣巨源以謀亂宋

史巨源傳雖言丙奏巨源功第一而奬諭詔書並不及巨源但補承事郎而王喜授節度其非事實可知史于二人傳不明著其究但徵及丙之娼疾殘賊至丙傳更無貶詞此書于丙亦微其詞是䟦頗得要楊之曲直故仍附於此
吳禮部名師道元人

秋七月乙酉下罪已詔

以大水及飛蝗為災也詔曰朕德非類致天之災比者郡邑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為孽永惟咎徵震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以迪百工俾內無誕謾私詖之風外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災傷當行賑

恤者具狀以聞毋得蒙蔽矧今兵戍久勞瘡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躬疆埸之吏尤當極力綏輯稱朕閔卹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劉師文爲四川宣撫使

以察割除之命隨所在置司事訖奏

九月丁丑詔儆邊備

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儆邊備時通書官方信孺自濠州歸白事於朝信孺言金人所欲五事

侂胄問其目信孺言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
帛四索陷没及歸正人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之信
孺惟稱不敢侂胄厲聲曰若不言朝廷當有行遣信
孺徐曰欲太師首級耳侂胄大怒以譏語詈之於是
信孺坐擅以私覿物作大臣遺金人降三官臨江軍
居住　尋詔通謝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章頴措置
雄淮軍
己卯召辛棄疾

侂胄復有用兵意遂除棄疾樞密院都承旨疾速赴
行在奏事會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
日下前來奏事以督視久無功故也後十三日甲午
罷之
壬午貶方信孺
注見上
甲申減極邊官吏舉員

丁亥葉適罷
辛卯趙淳兼江淮制置使
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兼代葉適也
辛丑王柟使金
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監登聞鼓院出使
冬十月乙巳蠲臨安紹興賦
降因罪一等民緣攢宫役者蠲其賦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

詔曰朕寅奉基圖適遵祖武憂勤弗怠敢忘繼志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奏致兵隙之遂開重困生靈久勤征役省躬自咎攬涕何言第惟敵人陰誘曦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況先捐泗上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歛戍而還蓋為修好之階所謂不遠之復適傳來款自我元戎庸告九廟之靈併嚴三使之選東裝於境待報即行凡所要求率多聽許彌縫既至悃愊備殫

無非曲為於斯民詎意復乖於所約議稱謂而不度彼已索壤地而擬越封陲規取貨財數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朘茲敷露於腹心用申儆於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傷疆埸耗於流離郡縣煩於供億致汝於此皆朕之愆當知今日之師愧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思祖宗三百年涵濡之恩極南北億萬衆創殘之苦上下同力遐邇一心鑒既往之莫追幸方來之有濟嗚呼事雖過舉蓋猶繫於

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艾凡我和戰視敵去来
各肩備上之忠共建保邦之績繄爾有衆體予至懷
自用兵以来蜀口江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計
公私之力為之大屈而侂胄歸罪金人佳兵之意未
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陳自強罷
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輙啟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

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
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䘏國事可罷右丞相
日下出國門
乙亥韓侂胄伏誅
先是金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
欲用兵中外皆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
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
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

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
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别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
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
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
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
十四人擁侂胄輿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
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
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漏舍自強語同列

曰大坡案侂胄傳作大成令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驅至錢參政彷徨不知所為既而震報侂胄已押出權吏書兼給事陸峻工侍燕京尹趙善堅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二參政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素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　丙子制罷侂胄為醴泉觀使丁丑責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行中丞衛涇

章疏也給事中雷孝友封還錄黃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行司諫王居安章疏也已卯臨安府中侂胄已身故案侂胄以乙亥殛死然未明正典刑故丙子後尚遞行責降而終以身故為文蓋當時諱之也　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一二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參政李璧曰聞亶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權決之於有此侂胄默然前一夕侂胄與其嬖正學為偽學橫

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璧所薦侂胄命攝殿巖後以擊侂胄之勞終於節度使　侂胄之妻吳夫人者憲聖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胄既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國夫人所謂四夫人也每内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胄殛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異之物擊碎曰無

為它人有也後二日言者論之乃詔四夫人以下悉追毀告命放令自便既復以四人屬吏又二十有二日獄成詔張福兒王美憐各徒一年譚陳各杖一百餘六十人令臨安府縱歸其家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為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褒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為偽學橫

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私意既行凶燄日熾交通賂
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
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
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
厮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為不復奏禀徑作御筆批
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
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
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

宫人見之為之感涕歲時錫燕内庭親王戚里預焉
可也師旦刑餘賤人乃邀至其閒更相酬酢褻瀆名
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
匐趨走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
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
有超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為秘書郎
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
辛棄疾因壽詞賛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

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
皆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宗
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
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
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
傳金封侂冑為吳王又謂侂冑欲與曦分吳蜀之地
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
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

意欲何為稽其揔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殛
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
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録用褒賚九原哀
榮千古雖暫為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
識者以中間葉適吴獵之出為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
上欲擢史侍郎樞密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
政兼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

郎雷孝友除給事中著作王居安除左司諫晚名直院章良能鎖學士院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按時隱侂胄之誅故既死而猶行斥逐之命此條已見前目內此亦複出李參政進呈改自強提舉洞霄宮特進在外無充觀使者丁丑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而夏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罷逐侂胄意詔天下

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

已刼制天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於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踈忌忠讜廢公狥私氣焰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洎於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專恣欺罔非朕本心今既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

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

丁丑貶竄陳自强

追三官永州居住行衛涇章疏也雷孝友封還錄黃

戊寅詔自强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是日又詔送韶州安置行王居安章疏也四月丁巳
自强責詞過門下給事倪思不書黃戊午自强再責
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六月癸酉陳
自强卒於廣州詔許歸葬
己卯蘇師旦伏誅
前一日丁丑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涇章疏也
己卯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

莅其刑妻子編置　有司簿録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令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筠

決脊刺配嶺外

詔求言

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己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

多闕今既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
各條具所見以聞
史彌遠除禮部尚書
辛巳竄鄧友龍
再奪五官南雄州安置尋又除名勒停循州安置
以邱宻知建康府
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除資政殿學士留
守

乙酉置御前忠鋭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
詔曰古先哲后丕建元良祖宗以来厥有彝典朕獲
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載而主鬯尚虛非所以重大器
正大本也皇子曮天姿英粹學問日充望足繫於人
心言有裨於治道蔽自朕志處以儲闈用衍萬世無
疆之緒立為皇太子改名幬

李壁罷

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又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

殿中侍御史章疏也

戊子竄郭倬郭僎案本紀梅州安置乃郭倪郭倬開禧二年已誅於鎮江此本疑有悞

治喪師之罪也倬梅州僎連州並除名安置籍其家

癸巳貶張巖

奪二官徽州居住

己亥赦天下

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邱宻為江淮制置大使案本紀在癸卯

時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罷山東京東安撫司尋又罷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金

吴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

及之奪二官泉州居住叔似奪三官福州居住（案本紀叔似亦奪二官）

竄皇甫斌

再奪五官英德府安置

癸丑金人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

衛涇雷孝友並叅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楊次山除使相

次山后之兄也以太尉除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

乙丑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官

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一人

丁卯詔改明年元

是月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時宣撫副使安丙也檄東西路漕各糴米二十萬斛

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
並遣官運送涪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比司也
乃為若市米邪端明楊輔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
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
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
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
戶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徑隸提領官

四提轄謂榷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榷貨務場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為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户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侵用儲積錢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

四川初行小會子

尋廢不用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夘歲陳[illegible]足始創小會子楊輔為制帥深不樂之故[illegible]用吴獵代鎮蜀與陳咸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illegible]州縣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兑舊引於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為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謄録監生臣李承厚
謄録監生臣任 溥